

加批王鳳洲  
表了凡先生  
綱鑑合纂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卷之四

宋 明 趙田 王世貞 編纂

宋紀 附 郭丹紀

仁宗恭儉仁

行貼射通商

與民同

若上旨

進圖

忠感之

凡三其

於同列

事其播

士之諒

言澶淵

其功何

陽之役

何如

千邊無

仁宗皇帝諱熈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也在位四十三年壽五十四崩諡曰神文聖武仁孝皇帝葬永昭陵 帝之初年母后臨朝

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已後君子滿朝恭儉仁恕終始如一然仁柔有餘而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夷狄之禍不能

如漢唐之盛也

癸亥天聖元年年三升太正月行崇天曆運天張奎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鎮之罷權茶行貼射通商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

賣本急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整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

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發明王與民同利者上之權茶鹽國與民爭利而貼射則以取息○九月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

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修靡外示儉隨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圖

以獻然亦不能用大事如真宗朝矣○閏月故相寇準卒於雷州公諱為雷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

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櫬而沒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州司戶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

踰月枯竹盡生準眾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後並贈中書令後

李氏壽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櫺於處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

進則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較屹然如山百萬銳旅折衝寄之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公

之數則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史臣回筆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宮謀及近侍澶淵之幸力沮眾議竟成偉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

諷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敗壞政邪謀坐風而為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發贖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

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自

以錢始以舊代銅交子式錢按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用指為幣始於此作偽者冠準而或之

呂東萊曰益州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敝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於蜀則可與他利害大段不同其故何哉蜀用鐵錢

行旅齎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記之於官所以可行也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以挾持銅錢卻便於楮券矣豈知者

者之便而今日之不便乎

者之便而今日之不便乎





宗道諫立七廟  
魚頭參政家  
道社稷之器  
時人目之為  
和鼓  
薛奎論保終  
三人皆無負  
事君之職  
利用忠誠有  
守  
利用終始不  
屈  
復制舉諸科  
王曾固執不  
可  
王曾執法不  
阿  
仲淹剛毅正  
奉親自有家  
人禮  
仲淹懼為知  
己羞  
東頭西頭聞  
者以為談笑  
飲此可致和  
氣  
宋綬請對前  
殿  
宋綬盡職而  
忠  
問呂夷簡治  
家紀要何如

遜亦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初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按宋史章獻太后稱制參政百計希合薛奎言戒惕為非禮參政道沮立七廟等語○安置曹利用於房州至襄陽自發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內侍楊億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縋而死然利用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寬之○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選應者增置書算板算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臨上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也詔給以唐鄧州開田仍令所過給食○六月王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裁抑之太后滋不能堪會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發明王曾執法不阿見於太后太后益怒○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書出不宜出也仲淹則曰臣正無罪可時參政日南至冬至帝率百官朝皇太后於會慶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初帝之將朝會曾也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要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其切諫大懼詔淹狂率邀名仲淹正色抗言曰淹庚午八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虎山在貴溪縣道士張乾曜之後號澄素先生○九月姜遵卒以趙楨為樞密副使時政出辛未九年與宗真景福元年六月六月昇丹主隆緒死太子宗真立其母蕭氏自為太后治國事及太后暴崩昇丹主哀毀骨立哭血數斛三年○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孔子四十餘然徑出昇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俳優也優倡也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侮戲於侮慢失聖而不知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昇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庖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單端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王氏曾曰君從諫謂明臣盡職謂忠是時太后專政仁宗未始獨對羣臣宋綬慨然上書直言切諫則盡職而忠矣太后不能容納出知應天又豈從諫而明之道哉  
壬申明道元年昇丹重二年二月真宗宸妃李氏卒婉儀李氏杭州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而婉儀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為婉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又增置順容之官從一品位在昭儀

莫謂夷簡不

太后謁廟非  
後世法  
宋祚止撰藉  
田記

夷簡入

補史軍政王  
德用不奉詔  
王德用可太

呂夷簡先見  
之功

宮從中半日  
不食當何如  
帝王在總攬  
天下

整齊紀綱正  
在今日取下  
之通有三

賤寇準中書  
令

是日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時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諺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後服殮用水銀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初元昊數諷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繡此宋恩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繡為既襲封明號令自號堯名吾祖○契丹冊李元昊為夏國王

癸酉二年二月太后有事於太廟祭社國之大事婦人夫死從子國政尚不可預服脫天太后欲被服天子衾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袂初獻皇后終獻皇太妃亞獻禮畢奉匱上太后尊號○帝耕藉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謁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藉田記○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后稱制十一年雖出宮闈而發令修內外賜予有節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倖倖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四月呂夷簡張耒夏竦陳堯佐范雍趙鼎晏殊罷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

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主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考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和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閣文應詞者選利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矣○以李迪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誥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侯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聞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簽書樞密○尊追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荆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恊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宗廟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殮玉色如生冠

服如皇后帝數日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仁宗傳劉太后加厚○七月旱蝗詔求直言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備行木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浸長有礙邦政願陛下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取下之道有三臨事責專當機貴斷此謀貴密能守則在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

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繫惟陛下深念之○十月張士遜楊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主賜為樞密使王德用蔡絛為副使○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寇準相真宗有依安社稷之功至是追復官爵○薛奎罷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吃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尤能知人范仲淹張明鑄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

不伸歸輒歎吃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尤能知人范仲淹張明鑄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

不伸歸輒歎吃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尤能知人范仲淹張明鑄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

不伸歸輒歎吃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尤能知人范仲淹張明鑄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

不伸歸輒歎吃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尤能知人范仲淹張明鑄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

薛奎仰慙古人

薛奎知人宰相母得進用

人君當道君

天下以直道

正曙有大臣

微宋徐奭上  
無遠圖表  
微宋作通美  
延義閣成書  
無遠為於屏  
摩臣賀表  
指蔡襄寫無  
遠於開屏

其言○詔宰相母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常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蔡虛舟曰臺官以諫為職者也天下之大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上而天子次而宰相皆得明目張膽批鱗抗疏其為職亦匪輕矣使臺官必由宰相進用將為私人徇私恩而宰相相過失莫敢言是豈國家之福哉仁宗獨有見此而決然行之宜乎式序在位而宗社靈長終必賴之歟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書廢而不書有罪見廢之不以其禮也道輔等上言極諫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尚氏為道士稱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怒其類帝自起救之詔批上頸上大怒內侍聞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怒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將廢后夷簡初有司母得受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

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至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代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聞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達州道輔鯁挺特達遇

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道輔父易以清潔聞于宋翰林以治登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發明書立皇后郭氏至是十年未聞見有失德為先聖遺澤乎郭仁宗偏愛妻嬖倖不正妻又感夷

丁南湖曰天聖明道間天子既長而母后稱制可為一大息也主盟國是者幸有諫官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皆端人正士而道輔尤為稱首及帝廢后引議慷慨綱常賴以扶植者多矣

甲戌景祐元年<sup>即三月</sup>正月置崇政說書侍講學士徐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朝請說明白帝多所贊問<sup>綱目</sup>○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府<sup>改元</sup>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九月立曹氏為皇后彬之女孫也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李太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乙亥二年正月作通美延義閣<sup>綱目</sup>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貶御史裏行孫沔<sup>書</sup>盛永州酒務<sup>綱目</sup>具官而書貶既美孫沔汚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絀默之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衛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盡嚴乘輿與天遠未見疑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實朝廷之得失徒脩簡易之名未盡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遂刺吏縣令老儒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展之幽曠以求錫美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盛永州酒務○二月育宗

孫汚盡職縣

沔極言貴賤

詔胡瑗阮逸

作鍾律作樂

為政治之本

斯則治古之

樂

作睦親宅

歐陽修貽書

杜衍

石介正直剛

明

石介可為御

史

賢者固好辯

仲淹上上官

仲淹論建都

何如

仲淹獻四論

仲淹忠亮有

素

歐陽修貽書

青島若訥

希文賢者四

室允讓于宗實於宮中書之所以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曰

年矣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昭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

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遠至闕盛言照樂繁聲帝命改作之瑗以橫泰累及成則律圓徑與古不合有司諫韓琦

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政治之舉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

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郭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

所定樂目○七月上以皇族散處郡城或際賜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嚴內侍問

文應於嶺南○居瑤華宮帝顧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婉帝亦悔焉嘗遣人召之居靜日若再見者須宣立班

之追復后○後周文應之罪實之瑗而死於道○詔錄五代及諸國後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需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

勘歐陽修貽書○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復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不止為

主簿直可為御史今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丙子三年○五月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理尹洙歐陽修於外初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

上上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遠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上為四戰之地

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日帝王好

尚二日選賢任能三日近名四日推委大抵識切時弊夷簡許仲淹越職言事所引用皆朋黨仲淹由是落職知饒州○夷簡自執政以來

不聽多手○余靖言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者恐鉗天下口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並落職監酒稅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

救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夷簡州名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絳集賢校

理王質出郊飲錢之或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湔修而譏若訥人士傳焉

辦書者市之得厚利○中侍御史韓琦布衣朋黨言仲淹朋○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

丁丑四年○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絳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復入中書位反居下夷簡任事久多專決議論間有

異同曾遂力求罷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絳善而夷簡善宋綬帝問之而曾厲厲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夷簡不能謹遜而皆本國可

馬○戊寅寶元元年昇丹重熙七年○夏宋元正月求直言時有眾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陛下隔日御殿此

政事不親也府庫空竭餼料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脩己以御人洗心以警物勤聽斷舍宴安放傳諸

近習之纖人親明鉅直之良士以恩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隨為相無所建明會忻代地震

時政  
二者誠國大  
憂



韓琦遇事敢

言諫垣七十餘

疏

章德象不交

一言

今日用卿職

由此

一生喫著不

盡

王曾不欲恩

歸己

仲淹服其言

王曾可謂社

稷臣

王曾功著兩

朝

夏竦獻十策

王德用請自

將討元昊

舉止言笑自

若

秋青保安之

捷

命秋青團形

以進

聞所以正天

時而授民事

富弼請罷

徽樂

應天變莫若

右司諫韓琦言隨亮佐中立非輔弼才僅子綜為奉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為代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

疏○以張士遜章德象平章事德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德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

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十月詔戒百官朋黨○趙元昊稱帝國號夏○十一月沂公至

故土遇得君而孔道輔為其所費德象進用而范仲淹為其所稱焉○十月詔戒百官朋黨○趙元昊稱帝國號夏○十一月沂公至

曾公亮傳中正曾初舉進士發書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嘗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曾性資端厚人不取干

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恐將誰歸邪仲淹服

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於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視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今名曾可謂社

稷之臣矣○按曾生稟不凡上應天象將與之前

丁南湖曰王曾諫真宗信符瑞又諫王清昭應之建說乃於乾興天聖間裁抑母后計除丁謂而成仁宗德業此其功著兩朝所以諡

文正也

十二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永興軍范雍為鄜延環慶路安撫使知延州○涇原路今平涼府秦鳳路今秦州鳳縣

竦知涇州與雍兼經略使竦上奏曰德明元昊相繼猖獗若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策一教習

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諭父兄子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

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遣小將募母積薪糧賊攻急則入保大營九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

十損並遣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計饒運朝廷多采之計以疎其謀○五月罷王德用以夏竦贊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

己卯二年○四年四月募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罷王德用以夏竦贊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

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蟄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樞密院事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性

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而已○六月詔趙元昊賜姓官爵○十一月以王樞密院事宋庠恭知政事○夏人寇

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初青初以善騎射為騎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君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

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輪轄盧守勳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庚辰康定元年○四年正月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閣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聞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

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徽樂就館賜太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昇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昇丹罷宴帝深悔之書

法曰食正旦天變之大者也慶賀正旦細微之常事者也張士遜

范雍傳之為不為慶賀如此其與鄭公之識見下蓋可見矣○元昊寇延州訓練營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范雍知安州○初元昊

元孫於自當先遇賊被執與兵入後閣門自守而已

○除越職言事之禁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

○除越職言事之禁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

○除越職言事之禁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

○除越職言事之禁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



通下情

哲王以求善

韓琦力薦范

仲淹

願留意邊防

仲淹論備邊

策

文正不負魏

公之所知

形格勢禁之

道

宋以范仲淹

其知延州謝

表小范老子

腹中自有數

萬甲兵

韓琦料敵之

心可見

神世衛城青

淵

韓范議攻守

之策

如

之策是非何

淹進議攻守

之策是非何

如

之策是非何

如

之策是非何

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發明古先哲王未嘗不求善為先務○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

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趙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

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目○時邊事大急王諫等無所建明而罷初天聖中敵使郭丹過真定曹瑋為總管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

意邊防諫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瑋本以為善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諫不能對始

數璋之明識○五月張士遜致仕宰相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以夏竦為陝西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仲淹言關中無備若吳

賊乘虛深入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

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矣指元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發明

文正之策即所謂先自衛而後攻人也○元昊臨塞門諸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也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

若文止者可謂不負魏公之所知也○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

宋綬曰大料得人矣目○以范仲淹兼知延州仲淹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便更出禦賊賊人相

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可欺也仲淹又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片堦斥度也所以

煌燁於是荒漢之民相踵歸業○九月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劉廬陵曰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見矣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為捍禦乃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

形格勢禁之道也師員又人告無咎韓琦有焉

鄆州將神世衛城青淵城青淵其何以書時塞門諸砦既陷世衛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石可圍延

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衛重其役夏人屢來舉世衛且戰且城然處險無眾因鑿地得泉賜名青淵

命世衛知城事世衛開營招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十二月宋綬卒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

辛巳慶曆元年神宗重正月詔鄆延涇原會師討李元昊不果行先是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遣韓琦奏言賊

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帝善之詔期正月會師同進范

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俟春深入且鄆延密通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

臣恐偃兵無期矣帝從二議尋詔嚴邊備毋輒入賊境

周靜軒曰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為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

息况元昊入寇邊城淪沒則甚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使事削弱無補於事故綱目特書會兵討以致其惜之之意書不

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韓范之是非斷矣



富弼義不憚勞

富弼易書以行  
富弼鄧康納  
二字

鄭公與吳請  
往

此子雲城郭  
計

服人之兵以  
不戰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今中國提封萬里方輿傳此封項也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摩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摩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悅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滿元昊也塘水始於何塞短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縣名今永平府盧龍縣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本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還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最安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亦不欲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辱哉獨龍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喜甚感德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齊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謂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得一事受之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聖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吹樂壽縣名今河南開謂副使張洎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故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更簡問之夷簡曰此誤耳弼語侵更簡弼殊解之曰夷簡不為弼計此誤也遂易書以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死豈有無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則於二字何有若我懼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固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諡高祖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贈幣等意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聖書與弼偕來其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是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足兩送至白溝和好復定按富弼與契丹之議也弼之氣節所感二君皆得之矣

李丹稜曰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憊倦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悻悻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以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嗚呼雖古之良使何以加諸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雲城郭計也左傳子雲將死遺言謂子雲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景德之役非乘輿渡河則未易服也宜定都大名契丹處示將親征以沮其謀帝從之○六月以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人來謁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

政令出任中書

列文武為兩途

昌朝力辭使命

徽宗以韓琦

范仲淹為去

撫經略招討

使謝表

韓范名重一時

朝廷倚以為

重

心寒膽破天

下稱韓范

案中無脫類

之難

徽宗以韓范

為國子監直

講謝表

孫復宜在朝

廷

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視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唐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君民為

二體別文武為兩途政出多門自古為患乞特廢樞密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從之○元昊寇鎮戎軍遂大掠渭州范仲淹自將慶州

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饋賊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

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取不習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則

方鎮太過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

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委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御將之道帝嘉納之

○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翰林學士王堯仁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故有

是命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依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無畏感感思威不敢輕犯邊境

上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為韓范

劉廬陵曰方元昊寇邊日盛朝廷震感向非韓范二公出而當其任吾知震中必無脫類之難而西邊之患何人能辦乎易曰太車以

載有攸往死於韓范以之

以泰山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初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石介師事之范仲淹嘗言復有經

術宜在朝廷○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不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

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有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去除翰林弼意辭曰端職繁非臣本意特以方計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耳能受當乎

癸未三年正月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三月以呂夷簡為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夷簡感風塵帝手詔曰古謂難可療疾今

難以賜卿○以蔡襄歐陽修為直學士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臣諫非難難諫為難聽諫

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則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為衆之說其衆之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好進曰君過耳願陛

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諂諂諂不便修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敗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

以直仲淹見逐羣邪因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著注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

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為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

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

為君者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周靜軒曰仁宗以歐陽修主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為右正言則賢路開而正人得矣觀修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

宋仁宗紀



閣引輔臣入

論官之事則其識見亦不能無軒輊矣○更定磨勘法初太祖以濫制文武賞募官各以重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儲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

對謝表

仲淹上十事  
平治責成補

富弼上十事  
十三策詳略

陳七事八事  
韓琦四策問

韓琦條陳  
行七事陳教

韓八策與所  
陳四策何如

朱書筆書一  
筆句之甚易

從富子載偉  
人更定唐助法

更定唐助法  
子法定定如何

羊叔舟新之  
人君舒教之應

帝王治經與  
品庶異

徽宗崇政殿  
說書趙師民

趙師民獻勸  
講成

范仲淹欲復  
古勸學聲律

記誦不足以  
盡人

我經不致於  
記誦

徽宗賜孫復

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令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至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執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二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違貢外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陞也少卿監亦如之遷大卿監議奏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矣○十一月更定陰子法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諸引書磨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武衛及二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邸及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浸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邸奏薦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明初廢勸學官之法創置監定陰子法則任子之恩○十二月河北雨亦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疏言亦雪者亦肯也人君舒緩之應震者陰威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我狄或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教舒緩之失莫若自主成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威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卷之五

仁宗皇帝

甲申四年十月廿三日正月帝復御經筵人主不可一日不學仁宗因西廡多故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請讀經史當讀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感慕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二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最上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名實有司求以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者眾議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者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聞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而學者有遺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性有溫服犯刑罰行罰名等第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為去取而罷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清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今揚州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感焉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胡學獨立經義治書以教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今式云發明仁宗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而為有實才之道者作太學諸君子則崇先哲之○元昊復遣使來上書表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推直戰守為實務因書和守戰三策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可不為之備備未可盡請城京師以備之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謀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六月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詔也初仲淹以許呂夷簡致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前仲淹考數言言吏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藉

五品服謝表  
胡後立釋義  
治事齋湖州  
獨教習學  
韓元二策  
王者守在西

仲淹以天下  
為已任  
女奴陰習斤  
書  
以伊周為伊  
霍  
君臣有心同  
謀  
夷簡神遇之  
善  
天下實被其  
賜  
晏殊為世推  
重  
徽宗以杜衍  
平章事兼樞  
密使謝表  
杜衍封還肉  
降  
北兄西父

先度後樂之  
志

穆由是謗毀稍行初石介曾表記於獨資以行伊周之事度諫怨介斥介欲因是傾獨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習成遂故伊周曰伊霍

介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按見其忠良國事是不臣也乃父承沛力戰而死亦忠義矣以若其體之度不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倖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歟於譏聞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

謀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投其松楸幸不得挽其成若慶曆之事鏡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

七月大封宗室諸宗室王以外戚中貴者數人賜以內許公呂夷簡字晦之發明有容之量而能見其官而獨存其善其之休休

此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充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其獨建萬勝軍加契丹威略

大為復日之惠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庶伸舒卷動有操術故

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訛而帝眷倚不衰嘗謂侍臣曰安得憂國憂身如夷簡者

朱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已必力排之遠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事或至危

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再捐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

與世之遂非長惡排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九月晏殊罷殊剛簡清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為世推重○以杜衍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在樞密務裁優停每有內降率嚴格不行積詔

旨至十數數納帝前帝數與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毋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十一月詔戒朋黨

相訐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洮州東常統領仁孝安金通遠相訐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洮州東常統領仁孝安金通遠

劉永新曰夏之得志於宋亦甚矣哉所以然者宋之得天下與前代異慶泰謀項湯潞八荒者漢高先戮實掃滅屠屠者唐其神謀震

乎紀域餘威垂乎嗣裔而宋雅參委蛇以取之開創之初武功已微而後世何所繼承小牙之任武略已嘗而文臣何能抗禦乎至其

守天下亦與前代異北鄰契丹故不敢專意於西西北抗元昊故不敢肆力於北譬如猛獸之人既以千鈞壓其首復以百鈞繞其肩尚

安得伸臂而搏布武而趨乎宜乎此講兄弟之好得為北狄之兄亦可以為難也西講父子之歡得為西戎之父亦可以為尊也勢使

然也然當時天下之勢如此故其君臣相與孜孜乎內修兢兢乎外防思忍恥含垢之難為晏氏保邦之規而仁宗得為宋之賢君入

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有國恒亡也詎不信乎

己酉五年十一月明神宗詔仲淹當獨罷仲淹之仁宗一貽詔人使契丹其豈功偉績且推當封平及亦後世所難能仲淹內剛外和況愛樂

善及其去朝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此言公嘗以天下之樂性至孝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族海內之人無

不敬慕其德焉按陳公輔表田記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予擇其親而貧者或施之方資顯時置郭常給之田千畝號曰

義田以賑濟羣族之人日有貧歲有衣被妻妾皆得體降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入納焉仕而官者薦其始

杜衍清介有大節  
為相一百二十日  
富弼大節雖  
富弼天德忘  
忘身立事古  
人所難  
富弼志欲立  
萬世之業  
天下皆知其  
可用之賢  
尹洙始起古  
為文簡而有  
法  
有司請知舊  
法  
宋三事不可  
不變

大臣和則政  
事修  
用  
呂有則正可

杜衍罷行好薦引賢士羣小或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黨尤嫉之行媚敵密與  
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藝娛賓拱辰聞之欲因是以傾衍乃諷御史魚周詢舉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  
一網打盡矣舜欽既得罪衍遂不安求出知兗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罷廢勘陰子新法○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琦以  
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復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  
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雖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難屈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忍  
其有功辭避不受遂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而思振綱紀綱其志欲為陛下萬世之業耳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  
家之福惟陛下察之疏入不報琦懇求補外罷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  
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  
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人臣被主知崇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事權是上所愛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  
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羣邪益恣倖尋左遷法也趙鼎知滁州○知渭州尹洙  
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罷科舉  
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老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  
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王拱辰曰任子濫則朝命輕磨勘疎則官邪伏科法亂則人才弱宋三事則不可不變此庸人能辨之者仲淹之相不知格君心之非  
而先於廢事固非伊周之佐然其不顧身家之怨而力舉三事不可謂非忠臣也羣小不便謾言朋黨仲淹朝罷命而三法者已少更  
矣快小人之心養積久之弊可慨也夫

十二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頃謀石介而及弼者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使謀殺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  
詐死乃弼遣介結弼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閹族保介必死提判呂夷簡亦言無故發  
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敗孫復監度州稅介子孫為管他州

丙戌六年弼丹重熙十五年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帝嘗謂近臣曰育有則正可用弼嫉惡太過耳  
丁亥七年弼丹重熙十六年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生論閭閻不恤故也○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疎制下發官交章言大臣  
和則政事修疎前在闕中與首傳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納為樞密副使○帝禱於西太

乙宮是時日方炎赫帝卻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決綱○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字迪字漢古濮州人號元從神宗嘗  
戊子八年弼丹重熙十七年先是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宣毅卒王則據城中以叛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副使明鑑副之閏月執王則歸於京師謀



